

留住传统村落的美丽乡愁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鸣鹤)国际高峰论坛主题研讨摘要

编者按:

传统村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昨天,国内外百余位传统村落保护方面的相关专家学者齐聚古镇鸣鹤,就10个议题发表真知灼见,本报对相关精彩内容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议题一: 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



台湾中国大学教授、中国口传文学学会理事长金荣华:传统村落的保护就是保护村落的传统,什么叫文化?文化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如果要把它简单来讲,所谓文化就是我们生活总体的呈现,我们生活方式总体的呈现,生活方式包括物质、包括精神的,我们吃饭用筷子,这是我们生活的方式之一,筷子就是我们的文化之一。这样来理解,生活的方式当然受环境的影响,传统村落、村落里面的传统,中国的文化是源自农耕文化的,回过头看,农村文化的价值实际上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

农村文化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它的信仰、审美观,信仰形成了建筑、祭祀民间信仰、民间的审美观,它的剪纸、工艺。民间有很多东西呀,每去走一次会发现有很多收获。所以农村文化的价值、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应该就是我们民族根的价值。保护不是保存,对没有生命的东西是保存,古建筑可以保存,对一个小孩子不能说保存,是保护。我们的传统也是这样,不是我们可以去主导的,而是我们去理解它,认识它。实际上文化的认同就是民族的认同,我们放眼世界看新加坡的华人,胡志明市的华人区、泰国的华人区、美国旧金山华人区,他认同的是你的文化,文化讲大一点是牵涉到民族的认同,民族身份的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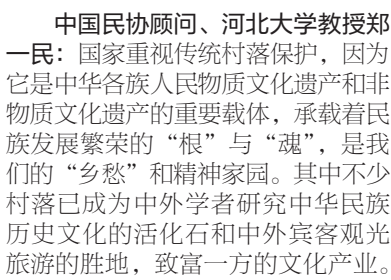


议题二: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难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曹保明:传统村落是人精神的栖息地和记忆的传承地,它是一种活着的文化。活着的文化是一种综合性文化,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民俗)的,物质的房舍、住宅、院落、古井、坟地,自然背景,而发生于这些物质存在中的记忆、习惯、情感、仪式、信仰等则更加重要,它在传统村落中的价值是无法替代的。保护传统村落的重要方法和着眼点应该是去重点保护这些村落遗产,也就是该村的记忆、习惯、仪式和信仰等等,这是思想和传统的结构,只有保护好村落里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等一些活着的记忆因素,我们称之为村落的传统生存结构,这个村落才活着,不然,就是再多再好看的传统村落建筑群,也是一种空壳,尽管这种传统村落也有一定的旅游和欣赏的价值,同时这也成为目前较多的一种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可都不完全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模式。

让传统村落活下去的方法,是要把该村的真实文化和民俗文化挖掘出来,避免错误的“观念开发”,并通过传统文化来救助“烂尾村”。村落的传统要找到落脚点,让村落真正的传统文化落地能唤起村民爱护本土文化的信心,而找到本村本土真实的村落文化,又会吸引更多的人走进这种文化,通过享受、感悟、认知这种文化得到新奇感和收获,这才是真正的乡愁。

议题三: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政府职责和行为



中国民协顾问、河北大学教授郑一民:国家重视传统村落保护,因为它是中华各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民族发展繁荣的“根”与“魂”,是我们的“乡愁”和精神家园。其中不少村落已成为中外学者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中外宾客观光旅游的胜地,致富一方的文化产业。但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社会急剧转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因为日益富裕的群众急切渴望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各级政府保护、监督政策与措施不到位,而造成不少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在现代化建设中面目全非。传统村落的价值在于熏陶和传承民族品格与精神,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毁掉一座传统村落,就是毁掉我们一处精神家园和陶冶民族美德的熔炉。然而社会转型不可逆,群众要改善生活居住条件无可指责,一些地方政府和干部群众对保护传统村落意识淡薄、缺乏监督问责机制,比、学、仿,导致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肆意改造,造成破坏。笔者近年先后深入河北160余个传统村落进行调研,认为应该在传统村落集中地区设置“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区”的新理念、新模式,并与当前国家实施的脱贫攻坚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和有关政策相结合,争取国家多方面支持。



议题四: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发展

中国民协顾问余未人:旅游开发在我国已经有数十年历史,而传统村落保护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只有短短数载,二者本应相辅相成。然而,在我国行政体制上,二者归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观念和目标不一,各有自身规划,于是渐渐形成了两股道,渐行渐远。此种现象,是对资源的不恭和浪费。要求二者同步协调发展,需从规划这个源头上抓起,用共同的原则来主导规划。

要遵循原真性原则。传统村落是人们千百年来栖居地,它承载了祖辈传承的民俗民风、历史文脉、山川田畴、自然环境、古木林地等。它是活态的,除必要的适应现代生活外,都必须保留其原真状态。为何如今人们热衷于欧洲旅游?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那里原真地保存了众多文物古迹,能够再现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场景。传统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在规划之首,就应恪守原真性的原则,否则,只能是降低了规划的价值。要遵循群众主体原则。村民、游客和公务员三者的关系,要在规划中有明确的体现,贯穿规划的全过程。要遵循整体性原则。我们保护传统村落,不是仅保护其建筑,而是要保护这个村落所承载的一切,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人、自然环境等。



议题五: “互联网+” 与传统村落保护

安徽省合肥日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智慧旅游的概念,就是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借助便携的终端上网设备,主动感知旅游资源、旅游经济、旅游活动、旅游者等方面的信息,及时发布,让人们能够及时了解这些信息,及时安排和调整工作与旅游计划,从而达到对各类旅游信息的智能感知、方便利用的效果。2015年1月12日,《国家旅游局关于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强调,智慧旅游建设要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体相结合。4G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终端服务引导智慧旅游,根据尼尔森发布的《2013移动消费者报告》显示,60%的中国智能手机用户选择在旅游的过程中使用智能手机来实现各种旅游信息自主查询。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促进智慧旅游,将带动旅游目的地获取信息渠道转变,促进旅游信息化发展,带动智能移动终端的发展,为智慧旅游提供便利性。旅游资源联动融合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智慧旅游,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和新形态,通过移动互联网让人和自然更亲密地贴近。现在人们来到景区,已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看看拍拍,还想了解古村落更多的故事。利用互联网、物联网、GPS定位技术进行古村落保护及文化传播是很好的办法和重要手段,也更加方便人们去了解古村落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



议题六: 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研的功能与作用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蒲娇:五千年中华史基本属于农耕文明阶段。村落是我们农耕生活遥远的源头与根据地,它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自然景观资源,是我国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根性和多样性都深植于村落中。人类文明的最初是在村落里养育成的,其中蕴含了难以数计的物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镇化大浪中,村落正在急速消亡。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传统村落的价值不只在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是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方式。因此,为传统村落建立文化档案、留存中华民族文明之根,是城镇化进程中亟待实施的、具有开创意义的重大工程。

2014年6月10日,“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启动,这是国家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度的富有创意的一项伟大的举措和行动。盘清村落的文化家底,为传统村落建立档案,从200多个村落中发现、判断、甄别、认定出有价值、必须保护和传承的传统村落,进行科学的调查、记录、整理与建档,使传统村落得到全面、真实、完整、活态的保护和记录,真正让传统村落保得住村、留得住人,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关于农耕时代的根性图文档案,真正把“乡愁”留住。



议题七: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 路径与手段

广西社科院研究员邵志忠:保护古村落,不仅是传统乡村民居的保护,最根本的是在于乡村生活、乡村文化、乡村情怀的延续。重构乡土,就是让城市乡村双向互动,方式方法与时俱进。而首先要重构的是能够“留得住乡情”的社会经济与物质生活基础,缩小乡村与城市在生活、文化、教育、医疗等硬件设施等方面的差别。欧洲乡村生活为什么那么令人向往,拥有乡村别墅、庄园是富裕阶层的象征,正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城乡差别的问题,所以富人才会对乡村别墅、庄园趋之若鹜。在保护古村落的时候,往往强调其文化价值,而忽略了古村落的经济价值。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也是一条充满希望之路,这希望在于现代都市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良好生态环境和健康食品的渴望,对美丽乡村的呼唤和留恋。现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完善、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普及也为乡村复兴提供了有力支撑。重构乡土,需要与时俱进。当下,保护古村落,怀大任者大多是60后、50后、40后,他们或多或少有过农村经历,怀旧情结深重,而如今9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他们更多的出发点在于是否“时尚”、“好玩”,传统的中国式休闲农业,如果不和90后思维接轨,必将被时代淘汰。弄清楚古村落究竟“保护给谁”这个问题,才能让古村落既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还“很好玩”,吸引90后甚至00后们参与到古村落的保护中。



议题八: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与民宿建设

德国安尔哈特应用科技大学遗产保护系主任鲁道夫·吕克曼:上世纪50年代从来没有人讨论空气,现在有人开始在讨论空气、讨论污染,当我们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说明问题就出现了。在德国我们有自己不同视野、不同的想法,发展旅游业可能就是其中最后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相互借鉴学习对方好的地方,还要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发展,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时代在不断的改变,所有事物都不会是一成不变,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也要面对这个现实,针对一些古迹和文化要用全新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并且用全新的方式去理解他们。

从政府资助这个角度看,中国和德国在民宿方面存在差别。在德国,政府资助是自下而上,村子首先要有主动性,他们发现自己有需要保护的地方,就要自己向政府申请,政府研究之后才会决定拨款。需要建造民宿的村庄必须要有非常美丽的风景,比如说美丽的湖泊或者是山景,这种情况在德国非常稀少,如果有一些村庄要申请拥有民宿的话,要进行非常激烈的竞争,一般很少能得到政府的资助,并且成功发展民宿。在德国情况跟中国会不一样,德国的人口会比较稀少,民宿需要保证一定游客量,否则他们的收入恐怕就无法超过他们的投入。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文化的建设方面就非常的重要,当地居民必须要想尽办法挖掘自己文化上的东西,比如说举办一些展览,体现一些地方特色的东西,这样才能成功吸引到游客。



议题九: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 原住民立场和权益

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张丽:传统村落保护是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号而开始的实践活动,其行为主体是由国家与学者组合而成的专家团队。关于传统村落的概念,相关部门曾明确提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这是组织开展传统村落调查、遴选、评价、界定、登录和制定保护发展措施的依据。然而在对传统村落物质文化

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中,村落生活世界的主体人群则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背后似乎潜藏着一个类似于对“村落传统”的内涵及村落生活世界主体性、复杂性认知不足的问题。以对白鹤村为中心的村落进行的田野调查为例,政府的保护行为背后保护的是祠堂、祠堂古建筑,而祠堂拥有者所要留住的是血缘、先祖文化印迹,所以他们不得已时会拆除老的祠堂并新建新的屋舍。宗族是一个活态的存在,而祠堂是历史性与当下性叠加起来的,在一重重村落保护号角中,祠堂的历史性,历史背后的建筑文化得到了重视,而贯穿于历史与当下的宗族生活主体却被忽略了。因此,在传统村落保护的基础上,应该更深层次地了解村落居民的宗族生活、社会生活等,更多地对于传统村落居民予以重视和关心。



议题十: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菅丰:城镇化进程是整个都要面对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在整个世界来看都是最革命性、最激烈的城市化进程,日本也有一个城市化的历史,现在也仍然在进行慢慢的城镇化,但是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大量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其他产业,这种历史是没有的。我们现在讲的新型城镇化可能是说,不要把大量的人口迅速地移动到大城市。新型城镇化不是让人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大城市去,而是去离自己家乡比较近的中小型的城镇,在这个地方让农村人也可以享受到城市的种种便利,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进展,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离开农村转移到城镇,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如何让传统的农村区域的人自立,这是更重要的话题。如果生活的人没有了,只剩下建筑物的话就变成了幽灵都市,一个死掉的地方。保护建筑物其实是把人留在那里,只有建筑物没有意义,像冯骥才先生说的,人住在那里的有文化的空间才是有意义的。说起来是挺容易的,但是做起来会很困难。只是建筑物和外观的保护是不够的,更应该以促进人民的生活为目的对传统村落加以保护。

